

# 20世纪外国 中短篇小说精品 鉴赏大辞典

那耘 主编

20 SHI JI WAI GUO

ZHONG DUAN PIAN

XIAO SHUO JING PIN

JIAN SHANG DA CI DIAN

# 20 世纪外国中短篇小说 精品鉴赏大辞典

那耘 主编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

[京]新登字 184 号

责任编辑:柯彦

封面设计:苏彦斌

责任印制:金文

20 世纪外国中短篇小说精品鉴赏大辞典

那耘 主编

※

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西郊白石桥路 27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1 电话:8420077-2500)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张家口市印刷厂印刷

---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56 印张 160 千字

1994 年 9 月第 1 版 199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000 册

---

ISBN7-81001-512-5/I·59

定价:48.00 元

---

主 编:那 耘

副主编:陆 健 乔 峥 范英春 陈述森

责任编辑:柯彦

特邀撰稿人:半 岛 穆 言 平 杰

康洪伟 林独迈 周 虔

本书译者:

郭宏安	冯汉津	赵少侯	桂裕芳
汪家荣	王道乾	李玉民	东 溟
薛诗绮	舒 心	黄雨石	王 还
杜 渐	海 观	佟孝功	陈嵩生
林大中	黄嘉德	钱鸿嘉	黄文华
李文俊	孙坤荣	张玉书	孙凤城
周纪怡	苏 杭	吕同六	蔡国忠
吴正仪	曹有鹏	夏有亮	戴 骢
草 婴	姜明河	邓蜀平	力 冈
主 万	李德纯	李 芒	文洁若
侍 桁	王央乐	刘习良	朱景冬
吴 岩	万 紫	雨 宁	董衡巽
汤永宽	杨岂深	陶 洁	范与中
施咸荣	方 平	郑启吟	董乐山
傅惟慈	唐庆华	屠 珍	李君维
吴 劳	殷教进	潘国庆	

---

# 凡 例

- 一、本辞典入选作品均为创作于二十世纪的中短篇小说名篇。
- 二、本辞典共入选六十六位作家的七五篇作品。
- 三、入选标准，以其文学品位为唯一尺度，而地区、种族等非文学因素不予考虑。
- 四、每篇小说后面有一精短的鉴赏短文，力图阐释作品的精微，并对读者有所启迪。
- 五、书后附有作家小传。

---

## 编者的话

大凡文学选本，必有自己的编选标准。选家或倚重文学史，或倚重某种文学理论，或干脆什么也不倚重，只相信自己的感觉，于是，便有了种种鉴赏文库。本书的特点，最主要之处，在于它是从创作的视角，来决定作品的取舍。二十世纪的中短篇小说，林林总总，美不胜收。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短篇作家，二十世纪就占了好几位。况且有的作家，虽算不上顶顶伟大，但却写出了顶顶拔尖的中篇或短篇小说。没有谁统计出二十世纪到底出了多少部中短篇小说，但数目肯定是惊人的。从这数以百万千万计甚至更多的作品里，挑选出七十余篇来代表这个世纪，是一件很冒风险的事。好在除了选家胆大以外，他们还广泛地请教了外国文学的方家。他们的宝贵意见从根本上决定了选本的质量。前面说过，由于从创作的角度来挑选作品，肯定要入选一些令普通读者感到陌生的篇什。即使面对各种选本必选的作品，本书的编者也不愿随大流，而是从创作的角度，从技术的角度，严加挑剔，精心筛选。至于是否涵盖了五大洲，某些国家某些种族是否入了选，就不在编者的考虑之中了。因此，这是一个注重艺术技巧的选本。编者甚至冒了“片面”的风险。很有这种可能：你十分心仪的某位大师没被选上，而你十分陌生的名字却跃入你的眼帘。即使这样，入选的作品还是很值得你细心玩味的。编者不是在为二十世纪的作家们排定名次，而是提供一种可能：尽量全面地展示二十世纪中短篇小说的

---

艺术风貌,如果可能,为小说的写作者提供一大批范本;退而言之,本书是一部比较重要的资料;再退而言之,它会带给你几十次内容截然不同的美的历险。

鉴赏文库的一个麻烦,便是它的鉴赏文字部分。古代的中国人,是这方面的最大内行。到了现代,人们的鉴赏文字罗嗦起来了。为了区别那些“归纳中心思想”式的老八股,编者特别请了几位有创作经验的文学编辑来撰写鉴赏文字。每篇不过千八百字,有的甚至三五百字,不求面面俱到,只求言中肯綮,发人省思。相信这几百文字会给读者带来好处的。

最需要感谢的,是本书的译者们。中国新文学的发展,翻译界一直是最主要的输血者。言重些,没有他们的努力,恐怕不会有新文学,我们如今的当代文学,肯定也不会是这个样子。新文学要感谢他们,作者和读者也不会忘记他们的伟大工作。编书过程中,编者更是感慨良多。某些走红的现当代作家,他们的艺术技巧和灵感,也是多多仰仗翻译文学的滋养。这样说,不是和咱们国家的作家作对,而是想借此表明,译家们的工作是多么重要而成就显著。由于编书过程仓促,没能与每位译者都取得联系,在此除表示敬意,也表示歉意,祈望诸位先生谅解并支持我们的工作。

还要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柯彦副教授,没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大力襄助,就不会有这部选本的面世。同时,我们也感到眼界的局限,遗珠之憾在成书前即已耿耿于怀了。衷心希望得到方家和朋友们的指教,如有再版的机会,相信它会得到进一步的改进。

1994年2月于北京

# 目 录

凡例·····	(2)
编者的话·····	(3)
局外人·····	[法国]加缪(1)
来客·····	[法国]加缪(56)
娜嘉·····	[法国]安德烈·布勒东(68)
墙·····	[法国]萨特(119)
克兰比尔·····	[法国]法朗士(138)
苔蕾丝·德斯盖鲁·····	[法国]莫里亚克(158)
死者的乳汁·····	[法国]玛格丽特·尤瑟娜尔(227)
琴声如诉·····	[法国]玛格丽特·杜拉(236)
穿墙记·····	[法国]埃梅(290)
咖啡壶·····	[法国]罗布-格里耶(298)
舞台·····	[法国]罗布-格里耶(300)
海滩·····	[法国]罗布-格里耶(304)
罗曼亲王·····	[英国]约瑟夫·康拉德(309)
邱园记事·····	[英国]弗吉尼亚·伍尔夫(329)
无所不知先生·····	[英国]萨默塞特·毛姆(336)
美妇人·····	[英国]戴维·劳伦斯(343)
永久占有·····	[英国]格·格林(361)



- 品酒 ..... [英国]罗·达尔(372)
- 来一点唱唱跳跳 ..... [英国]苏珊·希尔(386)
- 长跑手的孤独 ..... [英国]A·赛利托(404)
- 悲痛的往事 ..... [爱尔兰]詹姆斯·乔依斯(437)
- 死于威尼斯 ..... [德国]托马斯·曼(446)
- 流浪人,你若到斯巴..... [德国]伯尔(504)
- 变形记 ..... [奥地利]卡夫卡(513)
- 判决 ..... [奥地利]卡夫卡(550)
- 象棋的故事 ..... [奥地利]茨威格(561)
- 掘墓人 ..... [奥地利]里尔克(604)
- 半张纸 ..... [瑞典]斯特林堡(614)
- 西西里柠檬 ..... [意大利]皮蓝德娄(617)
- 橱窗里的幸福 ..... [意大利]莫拉维亚(629)
- 分成两半的子爵 ..... [意大利]卡尔维诺(633)
- 情爱闲谈 ..... [捷克]米兰·昆德拉(688)
- 从旧金山来的先生 ..... [俄国]蒲宁(714)
- 一个人的遭遇 ..... [苏联]肖洛霍夫(735)
- 伊万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 
..... [苏联]亚历山大·索尔仁尼琴(763)
- 我要做个正直的人 ..... [苏联]沃伊诺维奇(870)
- 私生子 ..... [苏联]舒克申(928)
- 查密莉雅 ..... [苏联]艾特玛托夫(944)
- 白鸚鵡 ..... [澳大利亚]怀特(985)
- 少年的悲哀..... [日本]国木田独步(1027)
- 到网走去..... [日本]志贺直哉(1034)
- 竹林中..... [日本]芥川龙之介(1042)
- 伊豆的歌女..... [日本]川端康成(1051)
- 危地马拉的周末..... [危地马拉]阿斯图里亚斯(1071)

- 交叉小径的花园…………… [阿根廷]博尔赫斯(1106)
- 玫瑰色街角的人…………… [阿根廷]博尔赫斯(1116)
- 换妻记…………… [墨西哥]胡·何·阿雷奥拉(1123)
- 天下最美的溺死者…………… [哥伦比亚]加·马尔克斯(1128)
- 曾经沧海…………… [美国]舍伍德·安德森(1134)
- 警察和赞美诗…………… [美国]欧·亨利(1140)
- 热爱生命…………… [美国]杰克·伦敦(1147)
- 杀手…………… [美国]海明威(1164)
- 乞力马扎罗的雪…………… [美国]海明威(1174)
- 老人与海…………… [美国]海明威(1198)
- 纪念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…………… [美国]福克纳(1256)
- 花斑马…………… [美国]福克纳(1266)
- 沃许…………… [美国]福克纳(1284)
- 伤心小姐…………… [美国]纳撒尼尔·威斯特(1297)
- 市场街的斯宾诺莎…………… [美国]艾·巴·辛格(1352)
- 女儿当自立…………… [美国]菲茨杰拉德(1369)
- 中午酒…………… [美国]安·波特(1389)
- 远与近…………… [美国]托马斯·沃尔夫(1431)
- 春寒…………… [美国]罗勃特·潘·华伦(1435)
- 魔桶…………… [美国]伯纳德·马拉默德(1455)
- 寻找格林先生…………… [美国]索尔·贝娄(1471)
- 给艾斯美写的故事——既有爱情又有凄楚  
 …………… [美国]杰·台·塞林格(1492)
- 伤心咖啡馆之歌…………… [美国]卡森·麦卡勒斯(1512)
- 啊,青春和美…………… [美国]约翰·契佛(1562)
- 在蒂法尼进早餐…………… [美国]卡波蒂(1570)
- 好人难寻…………… [美国]弗兰纳里·奥康纳(1639)
- 在冰山里…………… [美国]奥茨(1654)

- 
- 迷失在开心馆中…………… [美国]约翰·巴思(1671)  
褐石公寓…………… [美国]丽娜塔·艾德勒(1695)  
大教堂…………… [美国]卡佛(1710)  
猎狮…………… [美国]佚名(1725)
- 附录:作家小传…………… (1727)

# 局外人

[法国] 加缪

## 第一部

今天，妈妈死了。也许是昨天，我不知道。我收到养老院的一封电报，说：“母死。明日葬。专此通知。”这说明不了什么。可能是昨天死的。

养老院在马朗戈，离阿尔及尔八十公里。我乘两点钟的公共汽车，下午到，还赶得上守灵，明天晚上就能回来。我向老板请了两天假，有这样的理由，他不能拒绝。不过，他似乎不大高兴。我甚至跟他说：“这可不是我的错儿。”他没有理我。我想我不该跟他说这句话。反正，我没有什么可请求原谅的，倒是他应该向我表示哀悼。不过，后天他看见我戴孝的时候，一定会安慰我的。现在有点象是妈妈还没有死似的。不过一下葬，那可就是一桩已经了结的事了，一切又该公事公办了。

我乘的是两点钟的汽车。天气很热。跟平时一样，我还是在赛莱斯特的饭馆里吃的饭。他们都为我难受，赛莱斯特还说：“人只有一个母亲啊。”我走的时候，他们一直送我到门口。我有点儿烦，因为我还得去艾玛努埃尔那里去借黑领带和黑纱。他几个月前刚死了叔叔。

为了及时上路，我是跑着去的。这番急，这番跑，加上汽车颠簸，汽油味儿，还有道路和天空亮得晃眼，把我弄得昏昏沉沉的。我几乎睡了一路。我醒来的时候，正歪在一个军人身上，他朝我笑笑，问我是不是从远地方来。我不想说话，只应了声“是”。

养老院离村子还有两公里，我走去了。我真想立刻见到妈妈。但门房说

我得先见见院长。他正忙着，我等了一会儿。这当儿，门房说个不停，后来，我见了院长。他是在办公室里接待我的。那是个小老头，佩带着荣誉团勋章。他那双浅色的眼睛盯着我。随后，他握着我的手，老也不松开，我真不知道如何抽出来。他看了看档案，对我说：“默而索太太是三年前来此的，您是她唯一的赡养者。”我以为他是在责备我什么，就赶紧向他解释。但是他打断了我说：“您无须解释，亲爱的孩子。我看过您母亲的档案。您无力负担她。她需要有人照料，您的薪水又很菲薄。总之，她在这里更快活些。”我说：“是的，院长先生。”他又说：“您知道，她有年纪相仿的人作朋友。他们对过去的一些事有共同的兴趣。您年轻，跟您在一起，她还会闷得慌呢。”

这是真的。妈妈在家的時候，一天到晚总是看着我，不说话。她刚进养老院时，常常哭。那是因为不习惯。几个月之后，如果再让她出来，她还会哭的。这又是因为不习惯。差不多为此，近一年来我就几乎没来看过她。当然，也是因为来看她就非得占用星期天，还不算赶汽车、买车票、坐两小时的车所费的力气。

院长还在跟我说，可是我几乎不听了。最后，他说：“我想您愿意再看看您的母亲吧。”我站了起来，没说话，他领着我出去了。在楼梯上，他向我解释说：“我们把她抬到小停尸间里了。因为怕别的老人害怕。这里每逢有人死了，其他人总要有两三天工夫才能安定下来。这给服务带来很多困难。”我们穿过一个院子，院子里有不少老人，正三五成群地闲谈。我们经过的时候，他们都不作声了；我们一过去，他们就又说开了。真象一群鸚鵡在噉噉喳喳低声乱叫。走到一座小房子门前，院长与我告别：“请自便吧，默而索先生。有事到办公室找我。原则上，下葬定于明晨十点钟。我们是想让您能够守灵。还有，您的母亲似乎常向同伴们表示，希望按宗教的仪式安葬。这事我已经安排好了。只不过想告诉您一声。”我谢了他。妈妈并不是无神论者，可活着的时候也从未想到过宗教。

我进去了。屋子里很亮，玻璃天棚，四壁刷着白灰。有几把椅子，几个X形的架子。正中两个架子上，停着一口棺材，盖着盖。一些发亮的螺丝钉，刚拧进去个头儿，在刷成褐色的木板上看得清清楚楚。棺材旁边，有一个阿拉伯女护士，穿着白大褂，头上一方颜色鲜亮的围巾。

这时，门房来到我的身后。他大概是跑来的，说话有点儿结巴：“他们给盖上了，我得再打开，好让您看看她。”他走近棺材，我叫住了他。他问

我：“您不想？”我回答说：“不想。”他站住了，我很难为情，因为我觉得我不该那样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看了看我，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他并没有责备的意思，好象只是想问问。我说：“不知道。”于是，他拈着发白的小胡子，也不看我，说道：“我明白。”他的眼睛很漂亮，淡蓝色，脸上有些发红。他给我搬来一把椅子，自己坐在我后面。女护士站起来，朝门口走去。这时，门房对我说：“她长的是恶疮。”因为我不明白，就看了看那女护士，只见她眼睛下面绕头缠了一条绷带。在鼻子的那个地方，绷带是平的。在她的脸上，人们所能见到的，就是一条雪白的绷带。

她出去以后，门房说：“我不陪你了。”我不知道我做了个什么表示，他没有走，站在我后面。背后有一个人，使我很不自在。傍晚时分，屋子里仍然很亮。两只大胡蜂在玻璃天棚上嗡嗡地飞。我感到困劲儿上来了。我头也没回，对门房说：“您在这里很久了吗？”他立即回答道：“五年了，”好象就等着我问他似的。

接着，他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。如果有人对他说他会在马朗戈养老院当一辈子门房，他一定会惊讶不止。他六十四岁，是巴黎人。说到这儿，我打断了他：“噢，您不是本地人？”我这才想起来，他在带我去见院长之前，跟我谈起过妈妈。他说要赶快下葬，因为平原天气热，特别是这个地方。就是那个时候，他告诉我他在巴黎住过，而且怎么也忘不了巴黎。在巴黎，死人在家里停放三天，有时四天。这里不行，时间太短，怎么也习惯不了才过这么短时间就要跟着柩车去下葬。这时，他老婆对他说：“别说了，这些事是不能对先生说的。”老头子脸红了，连连道歉。我就说：“没关系，没关系。”我觉得他说得对，很有意思。

在小停尸间里，他告诉我，他进养老院是因为穷。他觉得自己身体还结实，就自荐当了门房。我向他指出，无论如何，他还是养老院收留的人。他说不是。我先就觉得奇怪，他说到住养老院的人时（其中有几个并不比他大），总是说：“他们”，“那些人”，有时也说：“老人们”。当然，那不是一码事。他是门房，从某种程度上说，他还管着他们呢。

这时，那个女护士进来了。天一下子就黑了。浓重的夜色很快就压在玻璃天棚上。门房打开灯，突然的光亮使我眼花缭眩。他请我到食堂去吃饭。但是我不饿。他于是建议端杯牛奶咖啡来。我喜欢牛奶咖啡，就接受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了。我喝了咖啡，想抽烟。可是我犹豫了，

我不知道能不能在妈妈面前这样做。我想了想，认为这不要紧。我给了门房一支烟，我们抽了起来。

过了一会儿，他对我说：“您知道，令堂的朋友们也要来守灵。这是习惯。我得去找些椅子，端点咖啡来。”我问他能不能关掉一盏灯。照在白墙上的灯光使我很难受。他说不行。灯就是那样装的：要么全开，要么全关。我后来没有怎么再注意他。他出去，进来，摆好椅子，在一把椅子上围着咖啡壶放了一些杯子。然后，他隔着妈妈的棺木在我对面坐下。女护士也坐在里边，背对着我。我看不见她在干什么。但从她胳膊的动作看，我认为她是在织毛线。屋子里暖洋洋的，咖啡使我发热，从开着的门中，飘进来一股夜晚和鲜花气味。我觉得我打了个盹儿。

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把我弄醒了。乍一睁开眼睛，屋子更显得白了。在我面前，没有一点儿阴影，每一样东西，每一个角落，每一条曲线，都清清楚楚，轮廓分明，很显眼。妈妈的朋友们就是这个时候进来的。一共有十来个，静悄悄地在这些耀眼的灯光中挪动。他们坐下了，没有一把椅子响一声。我看见了他们，我看人从来没有这样清楚过，他们的面孔和衣着的任何一个细节都没有逃过我的眼睛。然而，我听不见他们的声音，我真难相信他们是真的在那里。几乎所有的女人都系着围裙，束腰的带子使她们的大肚子更突出了。我还从没有注意过老太太会有这样大的肚子。男人几乎都很瘦，拄着手杖。使我惊奇的是，我在他们的脸上看不见眼睛，只看见一堆皱纹中间闪动着一缕混浊的亮光。他们坐下的时候，大多数人都看了看我，不自然地点了点头，嘴唇都陷进了没有牙的嘴里，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向我打招呼，还是脸上不由自主地抽动了一下。我还是相信他们是在跟我招呼。这时我才发觉他们都面对着我，摇晃着脑袋坐在门房的左右。有一阵，我有一种可笑印象，觉得他们是审判我来了。

不多会儿，一个女人哭起来了。她坐在第二排，躲在一个同伴的后面，我看不清楚。她抽抽答答地哭着，我觉得她大概不会停的。其他人好象都没有听见。他们神情沮丧，满面愁容，一声不吭。他们看看棺材，看看手杖，或随便东张西望，他们只看这些东西。那个女人一直在哭。我很奇怪，因为我并不认识她。我真希望她别再哭了，可我不敢对她说。门房朝她弯下身，说了句话，可她摇摇头，嘟囔了句什么，依旧抽抽答答地哭着。于是，门房朝我走来，在我身边坐下。过了好一阵，他才眼睛望着别处告诉我：“她跟

令堂很要好。她说令堂是她在这儿唯一的朋友，现在她什么人也没有了。”

我们就这样坐了很久。那个女人的叹息声和呜咽声少了，但抽泣得很厉害，最后总算无声无息了。我不困了，但很累，腰酸背疼。现在，是这些人的沉默使我难受。我只是偶尔听见一种奇怪的声响，不知道是什么。时间长了，我终于猜出，原来是有几个老头子嚼腮帮子，发出了这种怪响。他们沉浸在冥想中，自己并不觉得。我甚至觉得，在他们眼里，躺在他们中间的死者算不了什么。但是现在我认为，那是一个错误的印象。

我们都喝了门房端来的咖啡。后来的事，我就知道了。一夜过去了。我现在还记得，有时我睁开眼，看见老头们一个个缩成一团睡着了，只有一位，下巴颏压在拄着手杖的手背上，在盯着我看，好象他就等着我醒似的。随后，我又睡了。因为腰越来越疼，我又醒了。晨曦已经悄悄爬上玻璃窗。一会儿，一个老头儿醒了，使劲地咳嗽。他掏出一块方格大手帕，往里面吐痰，每一口痰都象使尽了全身的力气。其他人都被吵醒了，门房说他们该走了。他们站了起来。这样不舒服的一夜使他们个个面如死灰。出乎意料的是，他们出去时竟都同我握了手，好象过了彼此不说一句话的黑夜，我们的亲切感倒增加了。

我累了。门房把我带到他那里，我洗了把脸。我又喝了一杯牛奶咖啡，好极了。我出去时，天已大亮。马朗戈和大海之间的山岭上空，一片红光。从山上吹过的风带来了一股盐味。看来是一个好天。我很久没到乡下来了，要不是因为妈妈，这会儿去散散步该多好啊。

我在院子里一棵梧桐树下等着。我闻着湿润的泥土味儿，不想再睡了。我想到了办公室里的同事们。这个时辰，他们该起床上班去了，对我来说，这总是最难挨的时刻。我又想了一会儿，被房子里传来的铃声打断了。窗户后面一阵忙乱声，随后又安静下来。太阳在天上又升高了一些，开始晒得我两脚发热。门房穿过院子，说院长要见我。我到他办公室去。他让我在几张纸上签了字。我见他穿着黑衣服和带条纹的裤子。他拿起电话，问我：“殡仪馆的人已来了一会儿了，我要让他们来盖棺。您想最后再见面您的母亲吗？”我说不。他对着电话低声命令说：“费雅克，告诉那些人，他们可以去了。”

然后，他说他也要去送葬，我谢了他。他在写字台后面坐下，叉起两条小腿。他告诉我，送葬的只有我和他，还有值勤的女护士。原则上，院里的



老人不许去送殡，只许参加守灵。他指出：“这是个人道问题。”不过这一次，他允许妈妈的一个老朋友多玛·贝莱兹参加送葬。说到这儿，院长笑了笑。他对我说：“您知道，这种感情有点孩子气。他和您的母亲几乎是形影不离。在院里，大家都拿他们打趣，他们对贝莱兹说：‘她是您的未婚妻。’他只是笑。他们觉得开心。问题是默而索太太的死使他十分难过，我认为不应该拒绝他。但是，根据医生的建议，我昨天没有让他守灵。”

我们默默地坐了好一会儿。院长站起来，往窗外观望。他看了一会儿，说：“马朗戈的神甫来了。他倒是提前了。”他告诉我至少要走三刻钟才能到教堂，教堂在村子里。我们下了楼。神甫和两个唱诗童子等在门前。其中一个手拿香炉，神甫弯下腰，调好香炉上银链子的长短。我们走到时，神甫已直起腰来。他叫我“儿子”，对我说了几句话。他走进屋里，我随他进去。

我一眼就看见螺钉已经旋进去了，屋子里站着四个穿黑衣服的人。同时，我听见院长说车子已经等在路上，神甫也开始祈祷了。从这时起，一切都进行得很快。那四个人走向棺材，把一条毯子蒙在上面。神甫、唱诗童子、院长和我，一齐走出去。门口，有一位太太，我不认识。“默而索先生，”院长介绍说。我没听见这位太太的姓名，只知道她是护士代表。她没有一丝笑容，向我低了低瘦骨嶙峋的长脸。然后，我们站成一排，让棺材过去。我们跟在抬棺材的人后面，走出养老院。送葬的车停在大门口，长方形，漆得发亮，象个铅笔盒。旁边站着葬礼司仪，他身材矮小，衣着滑稽，还有一个态度做作的老人，我明白了，他就是贝莱兹先生。他戴着一顶圆顶宽檐软毡帽（棺材经过的时候，他摘掉了帽子），裤脚堆在鞋上，大白领的衬衫太大；而黑领花又太小。鼻子上布满了黑点儿，嘴唇不住地抖动。满头的白发相当细软，两只耷拉耳，耳轮胡乱卷着，血红的颜色衬着苍白的面孔，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。司仪安排了我们的位置。神甫走在前面，然后是车子。旁边是四个抬棺材的。再后面，是院长和我，护士代表和贝莱兹先生断后。

天空中阳光灿烂，地上开始感到压力，炎热迅速增高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等这么久才走。我穿着一身深色衣服，觉得很热。小老头本来已戴上帽子，这时又摘下来了。院长跟我谈到他的时候，我歪过头，望着他。他对说，我母亲和贝莱兹先生傍晚常由一个女护士陪着散步，有时一直走到村里。我望着周围的田野。一排排通往天边山岭的柏树，一片红绿相杂的土地，房子不多却错落有致，我理解母亲的心理。在这个地方，傍晚该是一段令人伤感